

世界名画家经典

World Master
of Classical Art

凡·高

Vincent van Gogh

世界名画家经典
World Master
of Classical Art

凡·高

Vincent van Gogh

今日美术馆 主编
邢千里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名画家经典 / 凡·高 / 邢千里著. -- 成都 :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410-6001-4

I. ①世… II. ①邢… III. ①凡高, V. (1853 ~
1890) — 绘画评论②油画 — 作品集 — 荷兰 — 近代 IV.
① J205.1 ② J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7371 号

世界名画家经典

World Master of Classical Art

凡·高

Vincent van Gogh

出品人：马晓峰

监制：今日美术馆

策划：曾孜荣 赵小平

责任编辑：宋 旻

特约编辑：王 琳

责任校对：陈 玲 何春燕

设计总监：赵 妍

装帧设计：牛 刚

出版发行：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址：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610031)

经销：新华书店

制版：北京今日新雅彩印制版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永诚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245mm × 345mm

印 张：33

图 片：260

字 数：4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10-6001-4

定 价：160.00 元

目 录

- 004 宗教与自然之子
- 006 出色的见习店员
- 008 神交伦勃朗与米勒
- 010 凡·高先生，该醒醒啦！
- 012 上帝的慰藉
- 016 博里纳日的红头发牧师
- 020 爱情的幻灭
- 026 《Sorrow》（《悲哀》）
- 034 《吃土豆的人》
- 067 结识印象派
- 128 阿尔的伏热
- 158 高更来了
- 178 圣雷米医院里的呐喊
- 229 魂归金麦田
- 262 年表

世界名画家经典
World Master
of Classical Art

凡·高

Vincent van Gogh

今日美术馆 主编
邢千里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目 录

- 004 宗教与自然之子
- 006 出色的见习店员
- 008 神交伦勃朗与米勒
- 010 凡·高先生，该醒醒啦！
- 012 上帝的慰藉
- 016 博里纳日的红头发牧师
- 020 爱情的幻灭
- 026 《Sorrow》（《悲哀》）
- 034 《吃土豆的人》
- 067 结识印象派
- 128 阿尔的伏热
- 158 高更来了
- 178 圣雷米医院里的呐喊
- 229 魂归金麦田
- 262 年表

宗教与自然之子

在我们内心永远保存着什么东西，它们来自北布拉班特的田野和石楠丛生的大地……此外，我内心有大自然，有艺术，有诗情。倘若据此而不知足，怎样才能知足呢？⁽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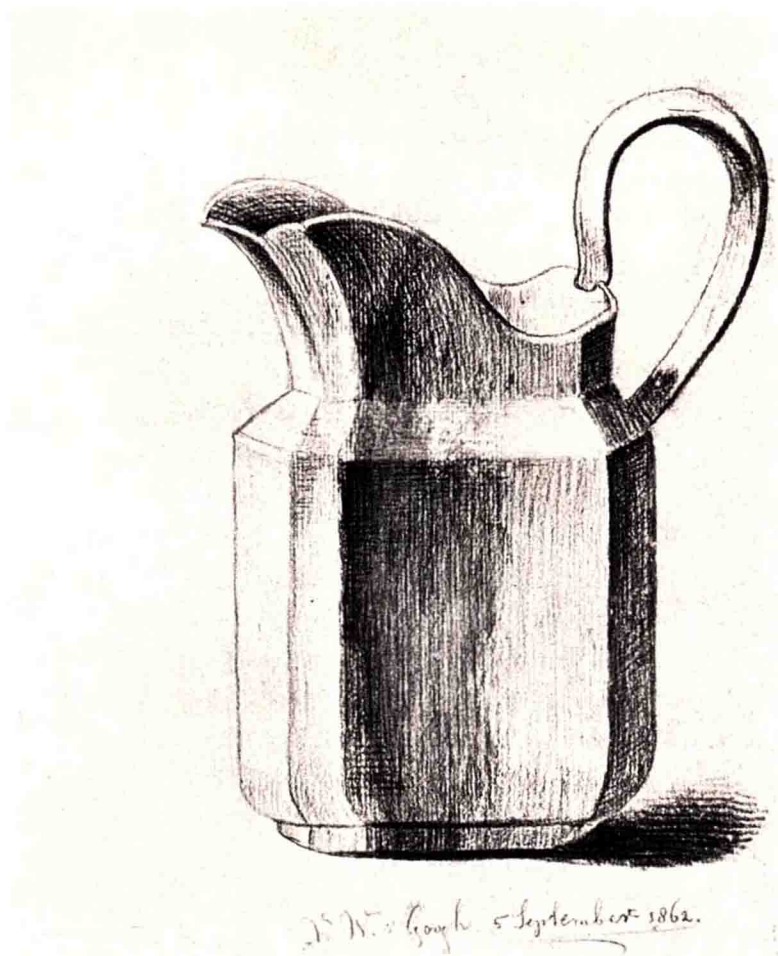
文森特·威廉·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年3月30日出生于荷兰南部北布拉班特省的一个名叫松丹特的小村子，是一位新教牧师和海牙富家女的第二个孩子。父亲西奥多里斯·凡·高（Theodorus van Gogh）相貌清俊，为人敦厚谦和，当地人尊敬地称呼他为“英俊牧师”。凡·高的祖父也是一位牧师。母亲安娜·柯尼利亚·卡本托丝（Anna Cornelia Carbentus）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的绘画素养，闲暇时喜欢画一些花卉类的景物素描。这样的家庭氛围似乎预示了后来的凡·高有志于传教和绘画的人生轨迹。

凡·高母亲的姐妹中曾有过癫痫病史，有人认为这从遗传学的角度解释了日后凡·高发病被强制送入圣雷米疗养院的原因。但这只是必要条件，而未必是充分条件。凡·高后来的精神反常，要考虑更多的是其发病诱因。从早年较为顺利甚至风光，到后期日益压抑困窘乃至癫狂发

病的线索来看，其情感、传教生涯和艺术理念的孤独与挫折，才是其精神反常、走向悲剧性终点的根本原因。

家乡美丽的自然风光给了儿时的凡·高以美的启蒙和熏陶，清澈、跳动的溪水，蓬勃的树林，特别是每到夏天满眼金黄色的麦田，在激发了天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同时，也培养了凡·高对色彩、对生命力的体验与感悟。在后来与弟弟提奥的书信交流中，他常常掩饰不住对故乡这片土地的热爱：“我回想起所有在童年时期的往事。在二月末的几天里，我们不是常和父亲步行去里斯伯根吗？听云雀在长着玉米苗的黑色田野里歌唱。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只有几朵白云。石头小径，两旁长着山毛榉树……”⁽²⁾

凡·高后来的艺术之路无疑与其家



牛奶瓶子
1862年

(1) 欧文·斯通，吉恩·斯通编，澹泊等译：《凡·高自传——凡·高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页。

(2) 同上，第18页。

族雄厚的画商背景不无关系。他的三个叔伯都与绘画生意有关。二伯父在阿姆斯特丹经营画廊，后来迁往布鲁塞尔。三伯父在阿姆斯特丹的画廊也很有名气。还有一个和凡·高同名的叔叔早年在海牙经营画材，后来与当时著名的巴黎画商——古比尔公司合作，跻身著名画商行列。童年时的凡·高因此有机会徜徉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之中，后来对凡·高帮助巨大的弟弟提奥长大后也从事了画商工作。凡·高的名字文森特来源于他那个没有谋面的哥哥。也许是因为对头生子早夭感到的伤痛和疑惧，父母对凡·高从小就关怀备至，甚至有些溺爱。

除了那个没有谋面的早夭的哥哥，在凡·高家族中，取名文森特的还有好几个。如前面说到的凡·高的祖父，与古比尔公司合作的叔叔，更早的还有一位祖先也叫文森特，是个雕塑家。但是，这个看似普通、常见的名字却极有可能在年幼的凡·高心里投下了一束自闭、孤独的阴影。在离开家外出读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凡·高至少每周都要穿过家乡那一片片麦田去父亲所在的教堂，而在

教堂墓地中的一个角落，有一块小小的墓碑上刻着和他一样的名字。不难想象，当他一次次地面对这块陌生的哥哥的墓碑时，其幼小的心灵深处会产生怎样的困惑与不安，而“文森特第二”的绰号无疑更加深了这种困惑与不安。也许，凡·高朦胧中一直会感觉到自己是另一个人的替代品，好像自己的一生都在另一个人的注视下生活。凡·高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其中弟弟提奥成为后来给予他精神、艺术和物质上最大鼓励和支持的人，他们伟大的情谊直至彼此的生命终点。

凡·高小时候表现出了超出同龄人的学习能力。不过，生性敏感倔强的他也许命中注定了按部就班的学校式教育没有多少兴趣。9岁时，在当地乡村小学仅仅念了一年的凡·高就辍学回家，在一名传教士和业余画家的指导下自学了两年。

1864年，11岁的凡·高进入离家25公里之外的简·普罗维利私人膳宿学校学习了两年。在这两年中，凡·高表现出了优异的语言天赋，其英语和法语甚至可以跟他的母语荷兰语相媲美。1866年9月，成绩优异的凡·高进入北布拉班特省蒂尔堡市的威廉二世国立中学就读。这所当时十分开明的学校有着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和一批优秀的、锐意进取的教师。艺术课教师于斯曼(Constantijn C. Huysmans)，一位来自巴黎的成功艺术家，教学生绘画并制定了一套系统的训练方法。天气好的时候，他还常常带同学们外出写生。在所有艺术课程中除了透视课，凡·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令人费解的是，1868年3月，凡·高

放山羊的男子
1862年



突然中途退学。这个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谜底的决定不免让人们去猜度他那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所遭受的痛苦与煎熬。辍学后的凡·高像一个孤独的幽灵，常常出现在家乡广袤的麦田中。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文森特）个子高高的，肩膀很宽，微微有些驼背，养成了老是往前探头的坏习惯，剪得短短的棕红色头发藏在草帽下面，神情古怪，面容有些苍老，额头上似乎爬满了皱纹，浓重而气派的眉毛在沉思中扭在一起，小而深陷的眼睛，一会儿蓝，一会儿绿，随着情绪起伏而不断变化……”

从一张凡·高 13 岁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头发蓬乱、满脸雀斑、表情坚定而倔强、拥有一双似乎可以洞穿人生的眼睛的少年。同时，那双眼睛又是小心翼翼的，似乎充满了怀疑和顾虑。与弟弟妹妹们相比，他有着一副结实的体格，并继承了父亲喜欢长距离步行的习惯。虽然不像父亲一样英俊，但却像父亲一样执着于内心的精神世界，这种执着伴随了他一生。

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少年凡·高殉道者般的执着性格。一天，凡·高从 80 公里外的布雷达市步行回家，这样的距离即便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显然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当旁边的人提出替他背包的时候，凡·高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不用了，谢谢！每个人都必须背着自己的背包走向胜利的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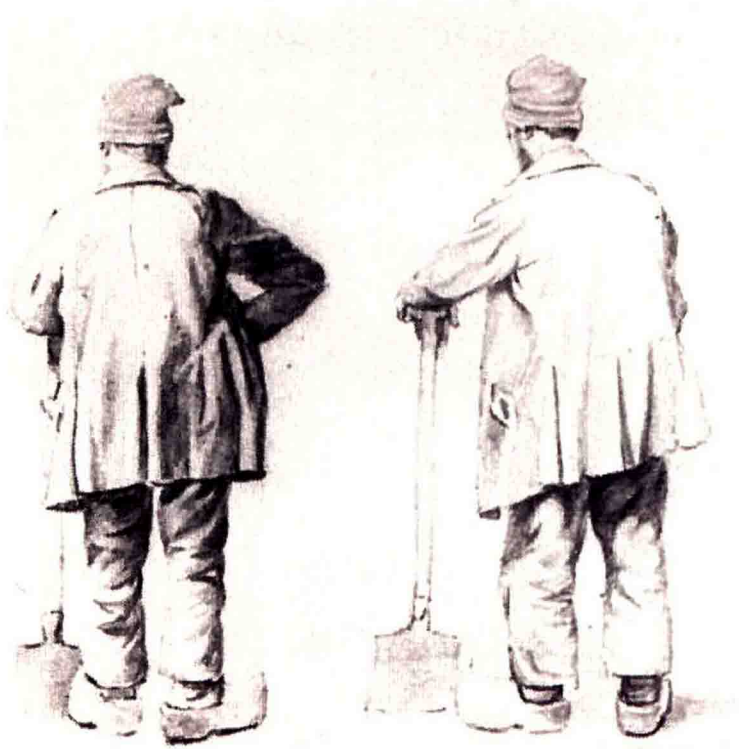
出色的见习店员

如果一个人毫无责任感，那么，如何能够聚精会神呢？责任感让一切都变得神圣。^{（3）}

凡·高那位在海牙经营画廊的文森特叔叔自己没有子女，特别喜欢自己这个聪明的侄子，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并有意将他培养成未来事业的接班人，因此一直义无反顾地鼓励和支持着他。凡·高在威廉二世国立中学的费用就是他提供的。

当时，诞生于法国的巴比松画派（Barbizon School）方兴未艾，以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 1814-1875）、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1875）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家来到巴黎近郊一个美丽的名叫巴比松的小村庄，在这里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和泥土的芬芳，用画笔描绘这里美丽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形成了著名的巴比松画派。这批画家摆脱了古典主义艺术的虚伪和做作，同时也摒弃了荷兰风景画中的摹仿画风，提出“面对自然，对景写生”的口号，走上了以农村真实景象为描绘题材的道路。在当时法国大革命失败，政治风云变幻的阴郁背景下，巴比松画派迎合了人们普遍希望能在精神上寻求一片心灵绿洲的心理，其影响迅速扩大。

（3） 欧文·斯通，吉恩·斯通编，澹泊等译：《凡·高自传——凡·高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 17 页。



拄着铲子的男子

1867 年

文森特叔叔有着对艺术品味和时尚潮流的敏锐嗅觉。他大胆将经营重点放在巴比松画派上，主打“自然”、“乡村”、“质朴”等概念，通过不懈努力，将生意一步步地做大做强。后来又审时度势，及时地与欧洲最大的画商——法国古比尔公司接上关系，成为古比尔公司驻海牙分公司，终于成为荷兰乃至欧洲都颇有名气的画廊。

然而，事业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同时，文森特叔叔的身体状况却一天天地恶化起来，他决定让辍学在家的凡·高到海牙公司做见习店员，以便为日后接班做准备。

1869 年，来到海牙公司的凡·高似乎也在此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美丽的海牙风光，眼花缭乱的历代大师作品，令少年凡·高沉醉不已，很快就从辍学之后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他对工作热情投入，不久便熟练掌握了艺术品的经营策略，凭借着自己对艺术的热爱，他往往能够很容易地帮助顾客体会到一件作品的

真正价值所在。有一天，凡·高居然卖出了 1000 张绘画复制品。在文森特叔叔和海牙分公司的同事们眼中，此时的凡·高谦逊好学，聪明伶俐，工作成绩有目共睹。

随着工作的深入，海牙公司的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凡·高对于艺术的热望了。为了开拓视野，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工作，凡·高开始把目光投到公司之外的博物馆、画廊、美术馆，如饥似渴地观摩学习。海牙著名的莫里斯皇家艺术陈列馆是当时北欧最好的艺术中心，汇集了荷兰威廉三世王子拥有的大批艺术珍品，包括伦勃朗、鲁本斯、雷斯达尔等荷兰各个时期绘画大师的作品。

荷兰在文艺复兴时期属于尼德兰地区（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东北部等地区），有着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传统。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关注现实生活，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创作了一大批表现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风俗画和风景画，充满野性的力量感和奔放的生命气息，以及虔诚的宗教执着，这些都与凡·高的灵魂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他沉醉于画面中那些粗壮的身躯、夸张的动作、有力的笔触和色彩，为那些劳作的农民、广阔的田野、郁郁葱葱的庄稼和树林、美丽的风车、斑驳的磨坊而着迷。

1872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年度画展上，凡·高第一次看到了法国印象派的作品。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欧洲画坛上，占据主流态势和话语权的，还是以安格尔、大卫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院派，崇尚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和谐美与理想美，而对以爱德华·马奈和克劳德·莫奈等人

为代表的印象派还抱着嘲笑和排斥的态度。即便是对4年后在法国贝勒蒂儿街(Le Peletier Rue)上杜兰吕耶公馆里展出的印象派作品,《费加罗报》(Figaro)还是以十分不屑的语气评论道:“继前日的歌剧院的火烧,现今又发生新的灾祸……这些所谓的艺术家,称自己为不妥协分子,称自己为印象派画家。他们拿起画笔,沾上少许的油彩,向画布乱七八糟地挥洒,然后在此物件上签名。正如精神病院的患者在路上捡起一个石头,说它是一颗钻石一样。”

不过,印象派画家对于真实自然光线下色彩变化的痴迷,以及对于自然风光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凡·高心理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印象派绘画热烈、饱和、明亮而真挚的色彩与艺术理念,让这位生长在荷兰北布拉班特质朴的乡村,从小受着虔诚的宗教与艺术熏陶的凡·高似乎找到了灵魂的寄托。印象派对凡·高的影响贯彻其一生,而凡·高则将印象派发扬光大。作为表现性的后印象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他把色彩的绚丽与自己对生活、爱情、宗教和艺术的执着与迷狂熔炼在一起,最终成就了世界艺术上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

神交伦勃朗与米勒

当我走进卢浮宫,我总是带着发自内心的爱,走到荷兰艺术面前。伦勃朗首当其冲地占据了我的事业。他是个值得我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解剖的艺术大师。⁽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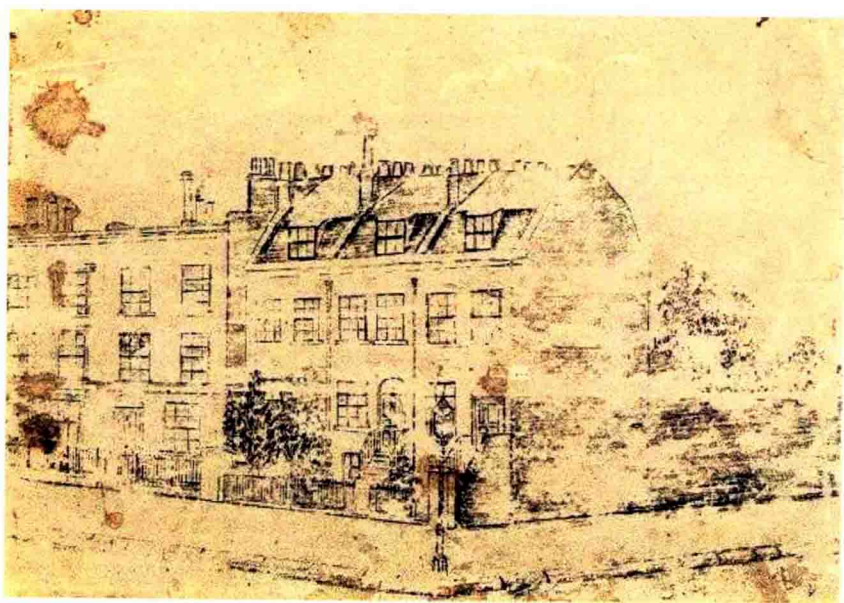
伦勃朗是凡·高最佩服的画家之一。

在与弟弟提奥的通信中,凡·高曾经提到自己在美术馆欣赏伦勃朗作品时的心情,他不无崇敬地说:“你知道吗?我只要啃着硬面包,在伦勃朗的画前坐上两个星期,那么即使少活十年也甘心。”“伦勃朗在所有的画家中卓然独立……从他的画作中,我能看到敏感、温柔、隐忍、慎重的凝视,这凝视中的东西让人心碎。那是超越人性的、无限丰富的一瞥。这凝视中的东西又如此自然,在许多方面可与莎士比亚相媲美。”

伦勃朗的一生大起大落,与后来的凡·高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对人生和艺术的认识,在经历了事业低谷、破产和亲人的相继离去之后,执拗地坚持自己艺术信念的伦勃朗最终伟大而凄凉地走完了一生。但是,伦勃朗把所有的艺术才华,所有对人生和宗教的思考都融入到了绘画之中,特别是一系列令人动容的各个时期的自画像,真实而“令人心碎”地反映了艺术家人生和艺术之路的悲壮,这也与后来的凡·高有种宿命的相似。

如果说,凡·高在伦勃朗作品中感

(4) 楚歌编著:《世界名人传 凡·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第15页。



梵高在伦敦布里克斯顿海克福德路的宿舍
1873年

受到更多的是灵魂的酸楚与精神救赎，那么米勒的作品之所以打动和吸引凡·高，则主要是源于两人对于乡村风光、对于劳动和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同样的热爱与同情。凡·高曾经说过：“我生来是一个农民，我愿至死也是一个农民。”

让·弗朗索瓦·米勒 (Jean-Francois Millet, 1814-1875)，法国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巴比松画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被誉为“农民和大自然的歌手”。米勒一生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大量农民和农村题材作品，表现农民的劳作、休息、祷告等生活片段，让人们看到了他们身上的艰辛、朴实、力量等等所凝汇而成的发人深省的魅力。在创作于1850年的《播种者》中，米勒刻画了一名年轻的男子在苍凉的麦田里，昂首阔步，挥舞着手臂播种的场景。他像无数的祖先一样撒播着种子，也撒下了对生活的希望。在男子被生活压迫得略有些畸形的身影上，人们可以看到他劳动时的平静与乐观，看到农民世代与土地的深厚情感。米勒用厚重而肯定的笔触，赋予了画面中男子雕塑般的力量与单纯。

对于这幅作品，米勒曾经解释说：

“我想让我描绘的农民具有那种命中注定的样子，让人想象不到他头脑里还会有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念头。”⁽⁵⁾ 在当时的上层社会看来，这幅作品让他们不安，他们似乎在播种者那充满韵律感和强有力的动作中看到了类似六月革命时巴黎街头人民的形象。而进步作家雨果等人看到的却是画家对人民创造力量的赞美，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凡·高掩饰不住对米勒作品的喜爱，并对米勒作品所蕴含的感情理解至深。他在评价米勒的作品时说过：“在米勒的作品中，现实的形象同时具有象征的意义。”在古比尔海牙分公司期间，凡·高就已经对画家拉维尔刻版复制的米勒系列作品《田间劳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凡·高曾经在1888年6月对其进行临摹，用热情奔放的色彩、炫目的阳光重新诠释了对农民的感情和表达了对米勒的敬意。而且，在凡·高后来的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米勒的影子，如著名的《收割者》系列。

凡·高还跟他的父亲一样喜欢读书和思考，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除了《圣经》之外，凡·高广泛涉猎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凭借熟练的外语能力和旺盛的求知欲，凡·高在海牙工作的四年里阅读了法国、英国等众多作家、诗人、剧作家的作品，包括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莫泊桑、伏尔泰等等。长于思考的凡·高以一种超人的通感智慧在文学、宗教和艺术之间自由驰骋。他在波澜壮阔的莎士比亚作品中感受到了伦勃朗的深度，在雨果的现实主义宏篇中看到了德拉克罗瓦的激情，在米什莱⁽⁶⁾的文字中找到了柯雷乔⁽⁷⁾的身影……

(5) 尼·雅·雅沃尔斯卡娅著，孙越生译：《巴比松派风景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第221页。

(6) 儒勒·米什莱 (Jules Michelet, 1798-1874)，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以文学化的语言风格著称，被学术界称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

(7) 柯雷乔 (Antonio Correggio, 1499-1534)，意大利北部菲拉拉的著名画家，作品以轻快流利、妩媚潇洒，并富于肉感的绚烂色彩著称。

凡·高先生，该醒醒啦！

我二十岁时体验到的爱情是什么样的爱情呢？很难解释……但我有强烈的思想感情，我指的是，我不要求任何回报，我只想给予，不想获取。⁽⁸⁾

应该说，海牙的四年工作经历是凡·高一一生中难得的阳光时期。虽然性格深处的孤独感始终存在，但海牙美丽的风光，出色的工作成绩，同事们的尊重和羡慕，以及伦勃朗、米勒、印象派等无数优秀艺术家和作品的熏染带来的充实与满足感，让年轻的凡·高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十分满意，性格也变得开朗了一些。在与当地一些艺术家的交往中，凡·高也获得了不少宝贵的指点和帮助，他开始试着画一些风景。

1872年，在文森特叔叔的建议下，15岁的提奥利用暑假来到古比尔海牙分公司实习，以便中学毕业后随凡·高之后正式进入公司。在兄妹六人中，提奥是最能体会和理解凡·高的人，也是日后给予了凡·高从物质到精神最大、最无私帮助的人。在海牙，凡·高和提奥进行了一次庄重的宣誓，表示要互相忠诚，互相支持，永不背叛和离弃。提奥离开海牙后不久，一直到凡·高自杀离世，兄弟二人开始了持续一生的书信往来。提奥精心保存的700多封凡·高来信中常常附带有铅笔

和墨水速写，成为后世研究这位伟大艺术家思想、生活和艺术探索的宝贵文献。在凡·高和提奥相继去世后，提奥的妻子乔安娜一直致力于这些信件的保护、整理和出版工作。

1873年5月，凡·高被提拔到古比尔伦敦分公司任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似令人艳羡的调动从此彻底改变了凡·高的一生。

凡·高在伦敦的房东是一个法国寡妇，经营着一所专门招收小男孩的走读性质的学校。凡·高对这个新环境十分满意，也很快爱上了伦敦。他在给提奥的信中说：“啊，弟弟，我真想让你来看看我的住处。我现在总算有了一间我梦寐以求的房间……我非常满足。我常常散步。我住的地方，街坊邻居都很安静、友好，全是新结识的。找到这样一个住处，我着实感到幸运。”⁽⁹⁾

房东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在凡·高来到伦敦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就死了。大女儿19岁，名叫乌苏拉，美丽大方，身材姣好，皮肤细嫩柔和，大大的眼睛似乎永远充满了微笑。和母亲一样，乌苏拉对凡·高这位荷兰来的古比尔公司彬彬有礼的红头发先生十分友善。凡·高几乎每天早晨都能听到门外一阵悦耳清脆的声音喊道：“凡·高先生，该起床啦！”或者，“凡·高先生，您忙完了吗？该吃饭啦！”每次听到乌苏拉欢快的声音，他就会感到一天的心情都变得明亮起来。到了后来，凡·高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每天被这些话语召唤的日子了。他第一次陷入了爱情不能自拔。

内向而羞涩的凡·高迟迟不敢向乌苏

(8) 欧文·斯通，吉恩·斯通编，澹泊等译：《凡·高自传——凡·高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84-85页。

(9) 同上，第1页。

拉表白，但不论是在公司上班，在泰晤士河畔漫步或者画速写，还是一个人在屋里看书，乌苏拉的身影开始无时无刻地出现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甚至在睡梦中，凡·高都在期待着自己与乌苏拉欢快的对话：

“凡·高先生，该醒醒啦！”

“我醒着呢，乌苏拉小姐！”

“不，你没醒！……现在醒啦。”

“凡·高先生，邮差给你送信来了！”

……

然而乌苏拉却对凡·高暗恋自己的事情一无所知。

其实，乌苏拉早已订婚，与远在威尔士的未婚夫感情很好，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两人已经计划不久后举行婚礼。乌苏拉对于凡·高的热情，完全是出于礼貌和善良的天性，而凡·高却把这份礼貌和善良化成了自己对乌苏拉的浓浓爱意。

一年以后，凡高由于工作出色而再次得到提升，并将迎来第二次加薪。这似乎给了在暗恋的痛苦中足足挣扎了一

年的凡·高一点信心，他决定鼓起勇气向乌苏拉表白。

“……乌苏拉……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只有你做我的妻子，我才会幸福。”

“做你的妻子？那是不可能的！”乌苏拉大声说道，“难道你不知道我已经订婚了吗？”

“你知道我爱上了你，为什么整整一年都不告诉我？”

“你爱上我难道是我的错吗？我只不过想跟你做个朋友而已！”

成长于严肃的宗教家庭的他从来没有爱上过一个姑娘，甚至都不敢正眼看一个女孩的眼睛，更没有与姑娘打情骂俏过。他对于乌苏拉的爱情是纯粹的、理想主义的，没有肉欲和邪念。同时，生性敏感脆弱的他在心中视这份感情如此宝贵，以至于无视现实的规范和约束。当凡·高听到乌苏拉明确而冰冷的拒绝之后，心底深处那份无助的痛楚和惶恐不可遏制地升腾起来，他完全被绝望和愤怒冲昏了头脑，一把抱住乌苏拉，在她的嘴唇上粗鲁地狂吻起来。

“放我走！不然我喊救命了！”

乌苏拉用力挣开凡·高的胳膊，逃上台阶，低声骂道：“红头发的蠢货！”

此后的一段时间，凡·高一直试图说服乌苏拉跟自己在一起，他偏执而急切的言行让他与乌苏拉和她家人的关系越发紧张，到了最后，对方干脆不客气地发出了逐客令。

凡·高变得愈发烦躁，心思已经完全不在工作上了，对前来挑选原作或复制品的顾客越来越没有耐心。尤其是那些对艺术一无所知、满身铜臭的暴发户，

睡着的老人
187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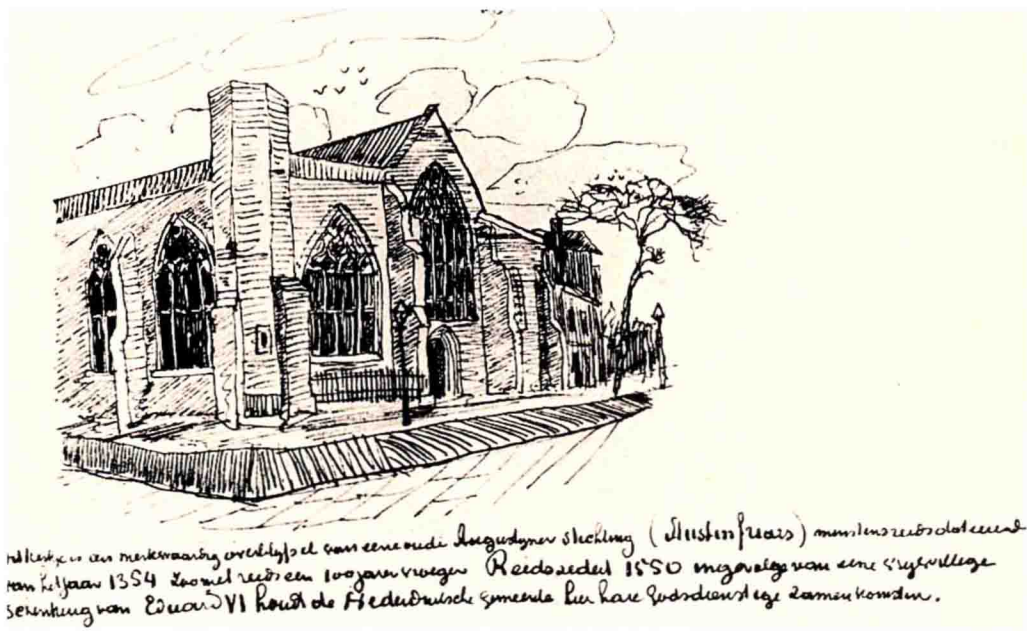


他们大都傲慢无礼，指手画脚，这让凡·高一直就很看不惯。他把情感受挫的痛苦一股脑地发泄到这些装模作样的“上等人”身上。当顾客就一幅水平较差的复制品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常常毫不掩饰自己对作品和顾客的轻蔑。

一天，一位颐指气使的贵妇来到公司，表示要买一幅最好的艺术品挂在家里。凡·高用了将近一个下午，费尽口舌地给她推荐和介绍伦勃朗的版画和英国风景画家透纳的水彩画复制品。可是这位贵妇丝毫不买账，专门挑选那些在凡·高看来乏味之极的平庸之作。当她指着那些作品得意洋洋地征求凡·高的意见时，凡·高毫不掩饰地讽刺说：“我认为，您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挑出比这更差劲的作品了。”

如果要帮助一个爱情失意的人早日走出阴影，巴黎的繁华和浪漫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文森特叔叔决定把凡·高调往巴黎古比尔总公司。然而，此时的凡·高早已心灰意冷，再也无心画廊生意，而且也越来越不愿面对那些自以为是的“高贵而富有”的客户。从1875年5月来到巴黎的近一年时间里，凡·高愈来愈沉默寡言，工作漫不经心，让经理和同事都大为不满。

凡·高心底深处的宗教情感开始上升，他决定把自己的爱奉献给侍奉上帝的事业——牧师。他开始重新专心致志地研读《圣经》，频繁地出入教堂，虔诚地聆听布道。“人不只为幸福而活在世间，人必须为社会做番大的事业，为达到崇高的理想，为超越卑俗而努力。”凡·高在写给提奥的信中这样说道。



伦敦奥斯汀修道士教堂
1874年

上帝的慰藉

但我所从事的一切失败之后而产生的沉重的压抑感、为此我所听到的和感到的汹涌而来的责备都离我而去！但愿上帝赐给我机会和力量！我需要机会和力量来全面施展自己的才能并且坚持走父亲和我都应当为之向主表示热烈感谢的道路。^{〔10〕}

1875年12月，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凡·高突然离开巴黎，来到两个月前迁到荷兰埃顿的父母家，并对大为恼火的文森特叔叔表示，自己再也不想从事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工作了。他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或者说，他需要一个放逐之地。在那里，没有乌苏拉，没有虚伪的贵族和暴发户，只有大自然和上帝。

然而对于凡·高来说，乌苏拉就像

〔10〕 欧文·斯通，吉恩·斯通编，澹泊等译：《凡·高自传——凡·高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19-20页。

一个魔咒一样无处不在，让他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怀着哪怕是渺茫的希望。1876年4月，凡·高设法找到了一份离伦敦——确切地说是离乌苏拉——不远的工作。这是一所位于多佛尔海峡小镇拉姆斯盖特的寄宿学校，只有24名10至14岁的男孩。学校只给凡·高提供食宿而没有薪水。他的任务就是教孩子们玩耍，给他们讲《圣经》里的故事，教他们法语、德语和算术，他还鼓励孩子们多读书。没事的时候，凡·高经常画些素描。凡·高常常会去参观美术馆、博物馆的藏画，甚至前往伦敦的古比尔公司看画。汉普顿王宫收藏的文艺复兴大画家荷尔拜因的肖像作

品让凡·高赞叹不已。

7月份，凡·高在艾尔沃斯的监理会学校找到一份教员的工作，薪酬微薄。不久，校长琼斯先生又让他担任乡村副牧师一职。这年秋天，凡·高到利奇蒙德给以挑剔著称的当地居民布道，他满怀激情的演讲，硕大的额头下面一双火一样炯炯有神的眼睛，让当地民众深受感染，纷纷在布道结束后站起来与他握手，表示感谢。

1876年12月，凡·高回到埃顿，与父母商议后决定投考神学院。

文森特叔叔依然关心着凡·高，1877年1月，他托人在荷兰西部港口城市多德雷赫特一家书店为凡·高谋得了店员的职位。出于生计的考虑，凡·高答应了。

虽然凡·高在给提奥的信中说自己“在书店里干得不错”，但据当时在凡·高住所附近的杂粮经销商人布拉德后来的回忆，凡·高当时根本无心工作，“他常常坐在店门前，不处理店里的工作，而是将《圣经》译成法语、德语和英语，并在最后一行写上荷兰文”。

5月，凡·高从书店辞职，投奔伯父荷兰海军最高统帅约翰斯凡·高中将，为考试做准备。凡·高的姨夫斯特里克也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牧师。伯父和姨夫尽可能地给凡·高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帮助，请了当地最优秀的学者芒斯牧师指导他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凡·高也非常刻苦，每天早晨4点钟起来学习，一天学习18个小时以上。

姨夫家有个女儿叫凯，当时刚刚新婚燕尔。凡·高跟这个美丽优雅的表姐很

池塘里的船夫
1875年

